

史

通

二

史通卷第六

內篇

言語

浮辭

敘事

言語篇二十

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飾詞專對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畧言語難曉訓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

深考文則詞難而義釋若尚書載伊尹之訓臯
陶之謨洛誥康誥牧誓泰誓是也周監於二代
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
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載呂相絕秦子產獻捷
臧孫諫君納鼎魏絳對戮揚干是也戰國虎爭
馳說雲湧人持弄瓦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
者以譎誑爲宗利口者以寓言爲主若史記載
蘇秦合縱張儀連衡范雎反間以相秦魯連解
紛而全趙是也逮漢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尚

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章表猷可替否
總歸於筆札宰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
業遂廢矣假有忠言切諫答戲解嘲其可稱者
若朱雲折檻以抗憤張綱埋輪而獻直秦宓之
酬吳客王融之答虜使比之小辯曾何足云是
以歷選載言而布諸方冊自漢已下無足觀焉
尋夫戰國已前其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
良用體質素美何以覈諸至如鷄賁鸛鵒童豎
之謠也山木轉車時俗之諺也皤腹棄甲城者

之謳也原田是謀輿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
猶能溫潤若此况乎束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
博古之說者哉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
討論潤色終不失梗槩者也夫三傳之說既不
習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毗
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
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效昔
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模左傳愛子
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

代楚漢應對行乎宗齊之日而爲脩混沌失彼
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僞由其相亂故裴少期
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
詞雖言以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然自晉咸洛
不守龜鼎南遷江左爲禮樂之鄉金陵實圖書
之府故其俗猶能語存規檢言喜風流顛沛造
次不忘經籍

若梁史載高祖在圍中見蕭正德而謂之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湘東

王聞世子方等見殺謂其次子諸曰不有其廢君何以興皆其類

而史臣脩飾

無所費功其於中國則不然何者于斯時也先

王桑梓剪爲蠻貊被髮左衽充牣神州其中辯

若駒支學如郟子有時而遇不可多得而彥鸞

修僞國諸史收弘撰魏周書

收爲魏收弘爲牛弘

必謂彼

夷音變成華語等楊由之聽雀如介葛之聞牛

斯亦可矣而於其間則有安益文彩虛加風物

援引詩書憲章史漢遂使且渠乞伏儒雅比於

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於正始華而失實過莫

大焉唯王宋著書敘元高時也

王謂王邵也宋謂宋孝王也邵

撰齊志孝王撰
關東風俗傳也

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

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穢
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鑑者見
嫫姆多媼而歸罪於明鏡也又世之議者咸以
北朝衆作周史爲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
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損實事便號以良直
師其模楷至如周太祖實名顓魏本索頭故當時有童謠曰狐非狐貉非貉焦梨狗
子齒斷索又曰雅雅頭團栾河中狗子破介范
又西帝下詔罵齊神武數其罪其諸如此事難可
弃遺而周史以爲其事非雅略而不載賴君懋
編錄故得惟聞於後其事不傳於北齊因而埋
沒者蓋
亦多矣
是以董狐南史齊目可求班固華嶠比

肩皆是者矣近有燉煌張太素中山郎餘令並
稱述者自負史才郎著孝傳張著隋後略凡所
撰人語皆依倣舊辭若選言可以効古而書雜
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紀哉蓋江革
罵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職漢王怒
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單固謂稽康曰老奴
汝死自其分樂廣歎衛玠曰誰家生得寧馨兒
斯並當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唇
吻傳諸諷誦而世人皆以爲上之二言不失清

雅而下之兩句殊爲魯朴者何哉蓋楚漢世隔
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已古者即謂其
文猶今者乃驚其質夫天地久長風俗無恒後
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
効昔言不其惑乎苟記事則約附五經載語則
依憑二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風亘兩儀而並
存經千載而如一奚以今來古往質文之屢變
者哉蓋善爲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麁咸
被其化工爲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

傳于後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真庶幾可與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浮詞第二十一

夫人樞機之發疊疊不窮必有餘音足句爲其始末是以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焉哉矣兮斷句之助也去之則言語不足加之則章句獲全而史之敘事亦有特類此故將述晉靈公厚斂彫牆則且以不君爲稱欲云司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標目所謂說事之端也又書重耳

伐原示信而續以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載匈奴
為偶人象郅都令馳射莫能中則云其見憚如
此所謂論事之助也昔左父裁經義在褒貶明
如日月特用不刊而史傳所書貴乎傳錄而已
至於本事之外時寄抑揚此乃得失稟於片言
是非由於一句談何容易可不慎歟但近代作
者溺於煩富則有發言失中加字不慎遂令後
之覽者難以取信蓋史記世家有云趙鞅諸子
魚恤最賢夫賢者當以仁恕為先禮讓居本至

如僞會隣國進計行伐俾同氣女兄摩笄引決
此則詐而安忍貪而無親鯨鯢是儔犬豕不若
焉得謂之賢哉又漢書云蕭何知韓信賢按賢
者處世夷險若一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
貴又傳曰知進退存亡者其唯聖人乎如淮陰
初在仄微墮業無行後居榮貴滿盈速禍躬爲
逆臣名隸惡徒周身之防靡聞知足之情安在
美其善將呼爲才畧則可矣必以賢爲目不其
謬乎又云嚴延年精悍敏捷雖子貢冉有通於

政事不能絕也夫以編名酷吏列號屠伯而輒
比孔門達者豈其倫哉且以春秋至漢多歷年
所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知其才術相類
錙銖無爽而云不能絕乎蓋古之記事也或先
經張本或後傳終言分布雖踈錯綜逾密今之
記事也則不然或隔卷異篇遽相矛盾或連行
接句頓成乖角是以齊史之論魏收良直邪曲

三說各異

李伯藥齊書序論魏收云若使子孫
有產竊恐未挹高論又云足以入相

如之室游尼父之門志存實錄抵訐私於爾朱暢傳又
云收受暢財賄今故為榮傳多其惡是謂三說各異

周書之評太祖寬仁好殺二理不同

令狐德棻周書傳稱

文帝不害諸元則云太祖天縱寬仁世故令狐德棻周書傳稱文如歸命盡種誅夷雖出權道

而用乖於德教是謂二理不同

非惟言無準的固亦事成首鼠

者矣夫人有一而史辭再三良以好發蕪音不求謹理而言之反覆觀者惑焉亦有開國承家美惡昭露皎如星漢非磨涅所移而輕事塵點曲加粉飾求諸近史此類尤多如魏書稱登國以鳥名官則云好尚淳朴遠師少皞述道武結婚蕃落則曰招携荒服追慕漢高自餘所說多

類於此按魏氏始興邊朔少識典墳作儼蠻夷
抑惟秦晉而鳥官創置豈關郗子之言髦頭而
偶奚假奉春之策奢言無限何甚厚顏又周史
稱元行恭因齊滅得回庾信贈其詩曰虢亡垂
棘滅齊平寶鼎歸陳周弘正來聘在館贈韋愛
詩曰德星猶未動直車詎肯來其爲信弘正所
重如此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擬非其倫由來
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爲實錄則其所褒貶非
止一人咸宜取其指歸何止採其四句而已若

乃題目不定首尾相違則伯藥令德茶是也

齊史

魏收李伯藥所撰周史令狐德茶所撰也

心挾愛憎詞多出沒則魏

收牛弘是也

魏史魏收所撰周史載元行恭等以本牛弘所撰也

斯皆鑒

裁非遠智識不周而輕弄筆端肆情高下故彌縫雖洽而厥跡更彰取惑無知見嗤有識夫詞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蕪者須數句而方浹按左傳稱絳父論甲子隱言於趙孟班書述楚老哭龔生莫識其名氏苟舉斯一事則觸類可知至嵇康皇甫謐撰高士記名爲二叟立傳全採